



再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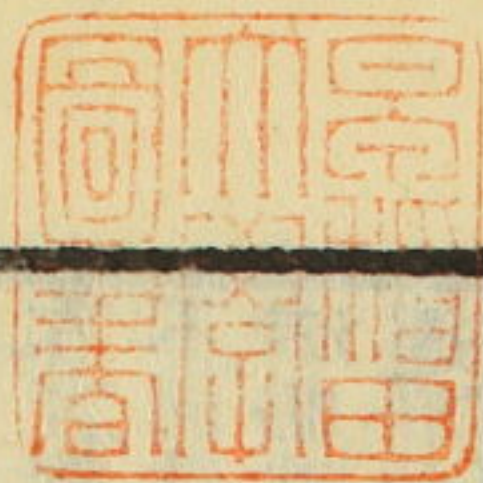
春秋左氏傳校本

卷六

2787
15-9



3787
15-9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七

襄公

起二十三年晉 杜氏 集解
盡二十五年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鼎 校本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三

月己巳杞伯匄卒五同盟夏邾邾我來奔無傳

是庶其之黨同有竊色叛君葬杞孝公無傳陳殺其

大夫慶虎及慶寅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陳侯之

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晉欒盈

孝公卒弟文公姑容立

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哀四年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

霍文九年晉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或言及或不言及經無義例遂

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兩事言遂取其省文

行盜賊事故曰襲林注春秋書襲者此特筆也

按孝公者平公之舅管服總麻三月雖諸侯絕期而尊同則不降杜所言

者言諸父昆弟尊不同者是禮之正法也所謂期之喪達乎大夫是也闕

復入于晉

以惡入

入于曲沃

兵敗奔曲沃據曲沃衆還與君爭非欲出

附他國故不言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兩事言遂八月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晉地及

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己卯仲孫速卒

孟莊子也冬十月

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書名者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罪之晉

人殺欒盈齊侯襲莒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間有事

輕遣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

悼夫人

母杞孝公姊

平公不徹樂非禮也

徹去禮為鄰國

闕

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

陳侯如楚

朝也公子黃

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

慶讚黃黃奔楚自理今陳侯往楚乃信黃為召

使慶樂往殺之

慶樂二慶之族二慶畏誅故不敢自往

慶氏以陳叛

因陳侯在楚而叛不書叛不以告夏

屈建從陳侯圍陳人城

治城以距君屈建楚莫敖才用反又如字

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

慶氏忿其板隊遂殺築人故役

遂殺慶虎慶寅

楚人納公子黃君子

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

肆放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

若徹樂也補正曰鄰國之喪且猶徹樂而况于母之兄弟乎凌氏曰母有喪子徹樂左氏不以母子至情言而曰禮為鄰國闕何也馮氏評之曰此不從正義作斷却下一淡語也尤覺言有盡而意無窮林注相命相告也慶氏所為不義不可放肆故族有二卿並喪滅矣禮勝同姓之嫁于異姓今晉嫁女於同姓齊以異姓使

歸父送勝女於晉
皆非禮也傳不言
非禮者本主說樂
盈不論事之可否
傳氏曰曲沃晉祖
廟之所在蓋諸卿
分掌公邑而此邑
屬樂氏然後以曲
沃賂魏舒則即以
宗邑為米邑未可
知也附注事之不
集由我非子之咎
或曰孺子二字照
向祖父上來呼得
親切動人一說孺
子是皆地稱呼若
盈之未嘗在此以
探眾志更得真情

勝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勝旁在其中○所星曆
反勝以證反納諸曲沃樂盈也樂盈夜見晉午而告
晉午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
 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成也○知音智又如字盈曰雖
 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雖言我
為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晉午也盈
飲於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樂盈對
 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
 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謝衆之思也四月

樂氏既奔午尚守
曲沃是曲沃非樂
邑樂邑即真定樂
城縣至幽公極衰
猶有絳曲沃乃知
此後猶為公邑
荀盈以八年生見
十二年十四年傳
至此十六言十七
者寫誤荀盈荀首
之孫中行吳荀林
父之弟首為知氏
林父為中行氏是
同祖也七與下軍
顯帥七人見禧十
年傳初樂盈至賂
曲沃為中段

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書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
 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故
 因之私相親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成八年莊姬
微○屏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
 怨樂氏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
 范宣子佐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知罃
 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知音智程鄭嬖於公鄭亦荀唯
 魏氏及七與大夫與之七與名樂王鮒侍坐於范宣
 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

周禮大宰八柄馭群臣曰爵曰祿曰子曰置曰生曰奪曰廢曰誅此八柄爵祿予置生賞也奪廢誅罰也軍在賞罰故杜預之按強強劫也夫人為兄弟夷服大功布衰衰壯麻經厚絰以經其首也宜子詐為夫人孝服也按固宮註當在上走固宮下晉語宣子以公入於襄公之宮秋文冒莫報及絰直結及以經其首也一云

宮必無害也桓子樂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使宣子墨綬冒絰如公范鞅逆魏舒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駟乘持

緘冒絰三者皆墨之僕魏舒之僕援牽也此略亦使魏分掌之非此之按註獻主一本有也字以下未與周禮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魏律緣坐配沒為工樂雜戶者赤紙為籍以鈔為軸蓋古丹書遺法按大公授丹書於武玉亦是也丹書非法律書陳晦伯辨之見通雅短牆可為故為此解廿五年隱於短牆是也

帶駟乘必持帶備階隊○遂超乘帶徒果反隊直類反撫劍左援帶公宣子逆諸階獻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

馮氏曰如今賊天
道及君屋汝必死
之所以督其力戰
也材謂已及君屋
非按勉或作免壞
字也
按槐木本根之出
出上者
附注標當作驟驟
輒也說文車所踐
也又云標車引車
逐之也傳云益用
劍時葉車而率士
故也亦通
按申鮮虞之傳摯
與成十六年潘尪
之黨同此文三段
首未叙也中議也

門也登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

卒入用劍短兵接敵欲致死樂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子戎車遇樂

樂盈曰樂勉之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樂射之

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也○射食亦反則乘槐木

而覆樂樂車樂槐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

樂魴傷樂盈奔曲沃晉人圍之魴樂氏族○斷音短秋齊侯

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楊為右先驅先鋒軍○召上照反

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傳摯為右申驅次前○摯音申

鮮虞之子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公御○貳廣上之

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貳廣公副車○廣古曠反啓牟成御襄

罷師狼遽疏為右左翼曰啓○罷音皮肱商子車

御侯朝桓趾為右右翼曰肱○起音起徒彫反

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大殿後軍○

戶雅反御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

武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

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

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

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

司馬法謀帥為右
前驅啓乘車大晨
倅車蓋有名軍為
啓者大晨大殿也
肱腋下也在傍凡
言左右以左為先
知啓是左也詩有
啓行亦是也按帥
夏御商車右崔駟
乘燭凡四人共乘
一車按周書武順
解云五五廿五人
曰元卒一卒居前
曰開猶啓也一卒
居後曰敦猶殿也
左右一卒曰間
傳氏云陳完之孫
史記為曾孫慶其

年世曾孫是也
或云不德恐不幸
誤諸侯以晉為盟
主而齊伐之也
林注且往止君使
勿伐晉
按人臣之義有賢
於君者猶自抑退
善則稱君過則稱
己否則雖義亦罪
也况以惡過君者
乎 按武軍前見
宣十二年後見昭
十三年 補正今
翼城縣東南七十
五里有熒庭城今
濟源縣西一百二
十里有邵源關唐

崔杼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
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能顧君欲
弑之以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
謂君甚而又過之於盟主不得其死過君以
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自抑齊侯遂伐晉取朝歌
朝歌今屬汲郡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孟門晉隘道太行
張武軍於熒庭張武軍謂築壘
封少水封晉戶於少
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趙勝帥東
照反

武德二年置都原
縣按鄆郡當是二
地文六年殺公子
樂于鄆是也少水
水經注今沁水也
山東曰朝陽東陽
總稱晉山東之名
按晉地朝歌北至
中山為東陽
帥者按孫豹所
魯語釋例曰或次
在事前次以成事
也或次在事後事
成而次也文無義
例止不立紇止字
絕句紇義紇下有
也字樽本亦作尊

陽之師以追之獲晏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
齊大夫勝音升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
雍榆禮也救盟主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
子欲立之公彌公鉏悼子紇也訪於申豐曰彌
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
室將行申豐季氏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
車而行其然猶乃止止不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
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為上賓
既獻酒已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酒樽繫之既新

云立者以季孫來故立也

天子謂孟孫也

林法武仲作不順

於先今見廢秩立

賜則知禍將及已

悲之蓋有所感也

其御不解而問故

據理以答之此其

所以為多知也石

鍾乳鑿之類或云

鍼也扁鵲投石是

也疾義嗜為疾也

夫謂孟孫也按夫

猶彼也音扶又按

閉門諺為恐懼也

辟乃所謂穿復土

除即除道路之人

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總云欲

且夫子之命也遂誣孟孫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

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

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常志相順

從身之害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違疾猶

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也疾之美其毒滋

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

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鉏季孫不信臧孫聞

之戒戒為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也於臧

役夫隧正所玉隧

正屬司徒時臧氏

為司寇而借之者

蓋兼掌之

邾在魯東南出此

門最便按說文關

以木橫持門戶也

聲類所以閉也門

壯也釋親云妻

之姊妹同出為姨

註同出俱已嫁也

父謂之姨子謂之

從母但子效父語

亦呼為姨姨子昆

弟即從母昆弟也

食貨志元龜為祭

家語臧氏守龜其

氏借人除葬道○開婢亦反又臧孫使正夫助之

甫亦反音借又如字臧夫聲

正夫隆正除於東門甲從亡而視之畏孟氏故從

○音遂除於東門甲從亡而視之甲上視作者

○從才用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

反一如字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有甲

故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初臧

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鑄國濟北蛇丘縣繼

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穆姜之姨子也

姪穆姜姨母之子姪大結反又丈一反穆姜之姨子也

與穆姜為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

之叔嗣臧賈為出在鑄還舅臧武仲自邾使

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龜曰紇不佞失守宗祧遠

祖

名曰蔡或謂出蔡地因以為名祀亦廟也以廟之兆域為名說見下

廟為祀。○敢告不弔。不為天所弔恤。紇之罪不及不祀。言應

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賈使

遂自為也。為請。臧孫如防。防。臧邑。使來告曰。紇非

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己。但慮非敢私請。為

苟守先祀。無廢二勳。勳。二勳。文叔。敢不辟邑。據邑

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

將盟臧氏。季孫名外史。掌惡也。而問盟首

罪。亡。

要君愛約勒也

哀廿四年傳。晉侯

將伐齊。使來乞師。

曰。昔臧文仲以楚

師伐齊。取穀。臧宣

叔以晉師伐齊。取

汶陽。寡君願乞靈

於臧氏。周禮外

史。掌書外。令掌四

方之志。或云。掌惡

臣三字疑注入正

文。東門氏在宣

十八年

秋。文聽吐定及

叔孫氏在成十六

年

犯門犯鹿門之禁

得雋見

紇之罪不及不祀。言應

非子之過也。賈使

遂自為也。為請。

臧孫如防。防。臧邑。

能害也。知不足也。

苟守先祀。無廢二勳。

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

將盟臧氏。季孫名外史。

罪。亡。

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

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盟

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

室。謂。譖。公。與。季。孟。於。室。晉。覆。芳。服。反。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

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

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犯。也。臧孫聞

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

也。○居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

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

也自外犯君而入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遂襲莒

門于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傷齊侯明日將復

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

宿於莒郊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明日先遇

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

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

惡也華周即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

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莒人行成

勝大國益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使

昏昨晚也昨晚受命載甲而來日未中而奔君之命不為死戰 昔君怒其不從故親鼓而伐之

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在罪不足弔若免於

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

下猶賤也齊侯弔諸其室傳善婦齊侯將為臧紇

田與音頽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

齊侯絕句見賢遍反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書伏

夜動不宥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

作焉作起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不與田臧孫知

比鼠不欲受其邑故以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

之知謂能辟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

曾子幾言高野 弔則人受禮受 之家不唯婦人也 如小臣庶人受野 用亦可矣禮曰君 遇於路使八帛 之誌君於民臣有 父母之恩是也祀 梁妻事見孟子列 女傳琴操等 林 注寢廟人多鼠不 即以爲窟穴 按前曰廟後曰寢 今王宮之前殿士 大夫之廳事是也 或云齊侯向卜讀 爲長於莊莊鼠之 所爲而何按此如

馮氏曰不順貼事

說不怒指心說

多則多矣林云上

多戰功也下多多

少也似鑿

按廿一年九月十

月此年七月八月

連書日食孔疏引

曆術極論無此理

不順而施不怒也逸書也念此夏書曰念茲在茲事在此身言

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順事怒施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仲孫羯帥師

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無

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傳無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無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祭侯陳侯許男

伐鄭公至自會傳無陳鍼宜咎出奔楚陳鍼子八世

書名惡之也鹹叔孫豹如京師大饑傳無

廢故以國氏武王

封堯後為唐杜二

國杜伯為宣王殺

其子奔晉後氏范

陶唐二字名其所

稱或單或複也堯

為唐侯國于中山

唐縣後為天子國

于晉陽以陶冠曰

陶唐氏舜封舜子

丹朱為王者之後

猶稱為唐商初家

章彭姓其後乃劉

累之後代之詳見

昭二十九年補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

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

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陶唐堯所治地大原

以為號故曰在夏為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在商

為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在周為唐杜氏唐杜

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

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王會食邑於范復

為范氏杜今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為

盟主范氏復為之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

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謂

大上其次以入為

次第也按舜下穆

下文仲下據疏則

宜知之類二字

按保姓受氏又見

大戴禮周語作命

姓受氏祝文言立

下俗本有於世二

字檢元熙前本皆

無之

時子西從鄭伯如

晉託也

按昭十六年子產

曰君子非無賄之

難立而無冷名之

患難乃且反難與

何沈溺於利而不

能自惜也晉語韋

解云沒貪也

樂旨君子君子有

可樂引美之德也

此詩所言言此君

子有令德也夫疏

絕不廢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黃帝堯舜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雖久不廢

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布彭反

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穆叔

之知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

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日子為

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

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冷名之難夫

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離也○若吾子

賴之則晉國貳賴恃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

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沈滅之言○將焉用賄

夫令名德之興也德須令名以遠聞德國家之基

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

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

為邦家之基所以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

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不敢恕思以明德

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

子實生我無寧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

我財以自生

之謂彼之遠聞也

人等作二事處不

載美德而行按行

看林法各名如與

貳與土兩貳字對

○因音泰

○布彭反

○穆叔

○寓寄

○貳離也

○丁丈反

○音妹

○遠聞

○詩小雅言君

○言取也

○言取也

○言取也

○言取也

○言取也

○言取也

○言取也

○言取也

○言取也

○言取也

○言取也

取人財使入謂子
實能生養我民乎
又為多取人財使
人言子不能自活
而須我財財以生
活乎此二者孰勝
也焚讀曰償償僵
也象不燒死故訓
為斃 請罪焉釋
文作請請罪焉云
請並七井及徐上
請字音情馮氏曰
周禮條狼氏大夫
受命以出餘事專
不復請亦音情馬
按昏義請期亦徐
音情此言欲問見
伐之罪於陳故告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

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

子辭于西相日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

邑介因也大國楚也寡君是以請罪焉請得罪於陳也敢不稽首

為明年鄭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魯為晉報侵夏楚

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

還為下兵召起本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

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又居良反齊社蒐

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陳文子曰齊將有

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其

立秋齊侯聞將有晉師夷儀之師使陳無宇從遠啓疆

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

侵介根介根莒邑今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

今反陬側留反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諸晉合

以報前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

乞師齊無字諸侯還救鄭諸夷儀晉侯使張骼輔蹇致

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

音鄭人卜宛射大吉射大鄭公孫○宛子大叔戒

洛音鄭人卜宛射大吉於元反射食亦反子大叔戒

之晉受言也守室
晉紀論百姓皆知
上德之生己而不
謂浚己以生也浚
取之深也閱音悅
紀文基作其音基
基漢書作不蓋古
基作至蒼亦作至
不即古其字
啓疆本或作疆下
文皆同附注疆疆
通居良反啓疆辟
疆事見韓非子新
書等師古云辟疆
音闢疆按此人名
外傳作疆致師致
已欲戰之意於敵
人也即挑戰也自

御疑作爲御，本
作樓，義一猶等
我與彼俱是大夫
無有大小，寡寡之
異我下鄭，鄭彼若
卿我當下之，彼若
大夫，我不可下之
我與彼同位，諸侯
大夫位以國大小
禮也，此蓋忿語，部
婁說文引古文，左
氏作附婁，史記，既
寧，滿篝，坏，樓亦同
蓋敦然一堆之地
踞謂坐其上，也，交
裝一作衣，囊按轉
大囊，囊小囊，林注
皆下三人下車手

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卑
音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言在己上者有常，大
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婁，小阜，松柏，大木，喻小
國異於大國。○部，蒲口反。
又扶苟反，圍路。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二子，張啓
口反，又力侯反。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後
也。反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
轉而鼓琴。轉，衣裝，○近不告而馳之。射，大恨，故近
轉，張戀反。皆取冑於橐而冑入壘，皆下搏入以投，收禽挾囚
禽，獲也，○橐，古弗待而出。射，犬又不皆超乘抽弓
毛反，困音協。

搏楚人以投其車
收禽獲挾囚虜不
待二子先出，二子
追皆超而登車，既
脫楚師而歸，公孫
呼其字告之也，向
者志入前敵而馳
馳入，遇怯而出，故
不告也。
傳云：轉乃軫字之
訛，詩小戎，倭收收
軫也，謂車前後兩
端橫木，所以收斂
所載者，備考，又按
轉疑作輶，韓非子
茲鄭子踞輶而歌
可徵，林注告無叛
楚之事

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
乘，義如胡冉不謀。謂不告而馳對曰：曩者志入而
兄弟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
急，不能受屈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傳言齊
結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在此年夏，○召舒鳩人
也。舒鳩人叛楚。舒鳩，楚屬國，召楚子師于荒浦。荒浦，
舒鳩使沈尹筮與師，祁犁讓之。二子，楚舒鳩子敬逆
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
子曰：不可。尹筮大令尹筮遠，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

成王定鼎于郊鄭
周公營之謂之洛
邑按此為靈王二
十二年許靈王以
襄二年即位乃往
年毀壞其城故今
歲為之城也韋昭
云穀水洛水相格
有似於鬪
程鄭既得為卿以
卿是高位欲降意
下大故問自降下
之道不在程鄭言
非程鄭所及也程
鄭小人忽問降階
是改其常度以其
改常知其有異也
按東方朔且死時

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也卒而不貳吾

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

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言宜咎所

齊人城邾邾王城也於是穀維鬪毀王宮齊叛晉

反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為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晉侯嬖程鄭使佐

下軍代樂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子也程鄭問焉

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

明然明駸蔑○歸魚然明日是將死矣不然將亡

諫云武帝曰今
顧明多善言怪之
無幾果死亦此類
也馮氏云程之問
不過一患失之念
非慮以下人之謂
然明斷其將死而
憂天肯全在下人
而已又何問焉兩
句見得知者不問
問者不知既非知
懼求降則純是得
失惶惑不亡即死
矣所謂無感而憂
憂必酬之者也
莊公弑弟景公梓
曰立

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而已又

何問焉言易知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

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感疾將死而憂也言

本小人為明年程鄭張本○知音智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

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齊侯雖據盟主未有無道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

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人秋八月己巳諸

按襄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註

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蔡以生國

患與此公孫舍之異

公羊云一事而再見者前自而後凡

是也入有二例師破則不地日入歸

復則國逆而立之曰入非此例而稱

入者自外入內記事常辭無義例

諸侯卒弟餘祭立諸侯不生名此吳

子名在伐楚上為下書卒省文也與

侯同盟于重丘

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也

至自會

無傳衛侯入于夷儀

使衛分之二邑書入者自外而入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傳在衛侯人夷儀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未服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

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兵以卒告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妹也

何患焉其來也不寇

使民不嚴

日齊師徒歸

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

日崔子將有大志

不在病我必速歸

鄭伯豎頭同例按國雖存君死日滅

今不日吳子遏滅者不得其尸也與

定十四年吳子還卒於陘同 呂長

稱公自其家僕呼之也與楚僭號縣

令稱公不同 按兒為少女是為

妻也一讀風隕妻為句與上句對言

夫既從風風能隕允秋木允妻也從

猶愛也亦通往而遇石是往不濟也

疾黎蔓全細葉子有三角刺入六三

何患焉其來也不寇

使民不嚴

日齊師徒歸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妹也

日齊棠邑

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

焉見棠姜而美之

使偃取之

偃日男女辨姓

今君出自丁

自祖不可

武子筮之遇困

三三

之大過

日吉

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

從風

風隕妻不可娶也

以陰居陽位是失位也三應在上上亦陰爻是無應也六三上承九四四非三應而三欲附之自取其困六三失位下乘九二以柔乘剛非安身之道何氏云兌為剛有石象又坎為棘叢而木多心故有族象坎為宮互巽為入三坎界上兌女三雖離自能視上處離宮之外隔絕不得見大過為棺槨按廿七年傳其妻縊至則無

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困六三多辭困于石往不濟也坎為險為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

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入

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

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

也崔子曰婺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婺言棠

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

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

冠崔子因是怒公又以其閒伐晉也問晉之難而伐之曰

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

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問公伺公問隙○說音

同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且于役

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乙

亥公問崔子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

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附芳甫反侍人賈舉止衆從

者而入閉門侍人為崔子閉公也重言甲與公登臺而

請弗許請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求還廟皆

曰君之臣行疾病不能聽命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言

歸矣是無所歸也死期或作死其冠本易得縱使餘人不為崔子者其可無冠乎林云謾詞也杼以姜餌公故偕出也左繡閉門門外門啓三門字作眉且請豎請又內有多少延推或死或亡外有多少擾亂其實是一事而特門為之隔耳命姜之命皆也按家臣對國君自稱曰陪臣夜扞盜

賊手有所擊故以于振為夜行官名也既受崔子之命又受公命是為二命前有射公不申故傳言其事而云又秋義行疾不能聽命行夜但行之家近於公官尤當警備故陪臣代行行夜之職得淫者受杆命討之不

子宮近公宮或陪臣于振有淫者不知二命行夜淫者詳稱公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讀日行胡且反又如字榭側留反又子俱反一音陬說文振夜戒有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邳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儂埋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嬖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宮○射食亦反申仲反隊直類反儂力侯反因祝佗父祭於高唐高唐有齊別廟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射弁祭服申削侍漁者侍漁監取魚之官○削音奴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反死君之義崔氏

西仲曰其人言既不死難又不出外便當歸家何必立於此地然人臣以君為歸君既死何者是歸地乎養奉也養字與口實對已私事也誰任之言雖欲死亡限於義也林注人謂崔祿有君而自秋之按與成十七年傳君實有臣而殺之語意同一說衆人之君而崔子弑之也又一說人更有君之而弑之者當死崔已不得

殺駿蔑于平陰駿蔑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嬖寵之人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亡與衆臣無異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為于偽反注及下同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也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

當其禍

且人有君而弑之

吾焉得死之而

襄世五年

而與焉此三說未
知孰是唯林本社
意欲姑從之
西仲云既不必死
不必亡亦將用何
者以為婦也補注
此句覆說上文君
死安歸之意耳

按景公母名穆孟
姬見昭十年
西仲云崔杼盟詞
未終復從中截斷
指夫而誓而大宮
之盟然益亦在言
外陸云崔慶者下
本或有有如此盟

四字者後人妄加
按此盟辭是與下
無著字抄微也即
微以為智之微

林注南史氏齊史
之在外者執往欲
書之也古之書者
必以汗青之簡
縛柱繼及博雅束
也集韻重緣及卷
也

弁中又見哀十四
年

左傳

卷十七

齊

焉得亡之言己非正卿見待無異於將庸何歸將

死亡之義何所歸趣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己股

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

舍之得民也舍置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公

八年殺慶舍張本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

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還齊羣公子納靈公

音旋還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

大宮大宮大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

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盟

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下如上帝讀書未終
晏子抄答易其辭因自歆○歆所洽及 辛巳公與

大夫及莒子盟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大史書曰

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嗣

也拜前有三人死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

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傳言齊有直史崔閭丘

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

轉縛直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也○雅曰君昏不

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匿藏也○暱

女乙其誰納之行及弁中將舍弁中狹道○舍於

左傳

卷十七

齊

林注一人與一人戰耳

廿七年崔杼繼崔明辟諸大墓注開先人之家藏之也

側辟字奇事似或云瘞埋於北郭之側也非訓側為瘞埋

瘞埋

瘞埋

瘞埋

瘞埋

瘞埋

瘞埋

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

衆無遂舍枕轡而寢恐失馬也食馬而食駕而行

行出介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

來奔道廣衆得用故不崔氏側莊公于北郭

不殯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日便葬不待五月

四娶喪車之飾諸侯六不蹕蹕止下車七乘不以

兵甲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晉侯濟自泮

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伐齊齊人

逆服兵齊人以莊公說以弒莊公說晉也使隰鉏

甲兵是也

下文陳人男女別

而曩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皆與此

同蓋男女分別將以路晉也

音通 晉始伐齊未知莊公死齊人

以弒說方始知之齊既有喪師自須

退縱今受賂未合致譏二說以班別

累以別皆降伏之狀受賂還不譏者

以其譏已明也又男女為賂解非也他日衛侯得國則望以五鹿與齊也

請成慶封如師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男

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祀之器自六

正三軍之六卿五吏三十帥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

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

及處守者皆有賂皆以男女為賂處守守國者晉侯詐

之晉侯受賂還不譏者使叔向告於諸侯告齊公

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

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十四年奔

於元反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附注或云此突字本穴若漢攻大宛

穴其城者故杜訓為穿一說突通作

換塘換猶衛也不必改字將巡城甚

為苦惱其藍尹豐去王其意何如

陳氏曰獲不曰非禮曰不祥何也禮

履也舍履而言祥急遽而飲人之易

信也擁社示國遷也社社主也

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衛侯妻子於齊以質之

年當陳隧者井埋木刊也刊除也鄭人怨之六

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突穿

遂入之陳侯扶其犬子偃師奔墓欲逃遇司馬桓

子曰載余陳之司馬曰將巡城不欲載公遇賈獲賈獲陳大

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

祥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

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御魚

音亮呂反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

林注繫馬繯也執之而見者脩臣僕

之禮按禮曰軍中無讐以纓拾矢可

也承飲軍中禮也令陳之司徒招致

民人司馬集致符節司空檢致二地

使各依其舊師乃還劉云諸官皆鄭

人在軍者權攝為之未必正官各使

其依其職事致之於陳也按此存亡

國之事也此盟齊人不序於列故

杜據同盟之言以明齊亦與盟既在

免喪服擁社抱社主使其眾男女別而繫以待於

朝纓自囚係以待命子展執繫而見見陳侯

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子美人數俘

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祝祓社司徒致

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故正其眾官脩其所

職以安定之乃還也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

成故也伐齊而稱同盟趙文子為政趙武代令薄

諸侯之幣而重其禮待以重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

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齊崔慶新得政

十六年同盟于幽
傳云鄭成也同屈
蕩名既見十五年
藝文志云世本十
五篇註古史官記
黃帝以來訖春秋
時諸侯大夫日知
錄云劉向撰世本
二卷其書不傳屈
建為令尹在此前
按居其間使楚首
尾不能相顧成
六年註云蕩臨羸
困也方言云墊下
也吳地下濕久駐
於此水雨大至民
將困病

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屈建若敬行其禮

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楚盟于宋傳

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建屈蕩為莫敖代屈

十二年邲之役楚有屈蕩為左廣之右世本屈蕩

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邲扶必反

曠反舒鳩人卒叛前年辭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

城離城舒鳩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舒鳩子疆

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

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子疆曰久將墊臨臨乃

禽也不如速戰墊臨慮水雨請以其私卒誘之簡

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駐後為我克則進奔則亦視

之視其形勢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

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

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還逐五子至其簡師會之

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

吳師遂前及子木共圍滅舒鳩衛獻公入于夷儀為下自夷儀與

鄭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戎服將事戎服軍

朝服異於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

服事我先王闕父舜之後當周之我先王賴其利

數俘而出下將以
歸故知空獻其功
也戎服韋弁服
以韞韋為弁又以
為衣裳也朝服玄
冠緇布衣素積裳

樂記云武王克殷即封黃帝之後於鄗帝堯之後於祝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故鄭玄謂祀宋為二王後嗣祝陳為三恪杜乃以此言備三恪為通二代而備其數也二代之後用王者之禮至貴也舜在其前其禮轉降雖通二代為三其二代不假稱恪唯陳為恪耳恪敬也按趙陸二氏從鄭傳氏從杜

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字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闕父之子滿也○因音泰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言陳周之甥也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他桓公厲公也我及與蔡人奉戴厲公奉戴猶奉事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公皆厲公之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

孫氏曰晉人問陳之罪則數其恃楚馮陵問何侵小則指大國數其問何我服則指文公布命各燦然有章或云授手謂敢不拒也 侵侵凌也非用兵之侵也陳大於鄭而謂之小者自晉言也按侵小猶言暴暴不必說國大小當時常語非有意義或云致罪言有罪當誅不論大小且昔疏作且夫大國一同夏殷之法也周五

流移失所宣十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請伐陳未獲成命未得伐陳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楚伐鄭當陳隧者并埋木刊營大懼不競而駟大姬上辱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啓開也開道也其心故得勝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亦及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音祈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差

百里為大國林法
今大國土地之多
或數倍於天子若
非得削小國何以
至土地如此之廣
按足利本後人記
云一本至下有太
一說今大國數圻
之地者多矣大
室曰戎服輔王是
卿士之職也晉文
獻捷時授之鄭文
也今鄭使戎服者
不廢王命故也按
輔王受晉獻捷即
擯相之職也今子
產使者也授捷者
也與鄭文及獨戎

降○初危反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
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武
公莊公為周平王桓王
卿士○黜色主反下同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
復舊職晉文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
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伯不能詰士莊伯復
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
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子西復伐
陳陳及鄭平前難入陳服之而仲尼曰志有之古
書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將住反又如字不言誰知

服為從舊例耳論
者曰子產辭多文
飾不類乎豈謂
此類歟或云乃難
之辭若鄭無辭晉
且問罪也林注人
之有言所以成其
志之趨向也言之
有文所以成其言
之華采也樞戶樞
也機弩牙也戶樞
之發或明或闇弩
牙之發或中或不
以譬言語之有榮
辱此句出繫辭傳
尤具也治之使具
故訓治賈云淳鹹
也疆疆堅也疆

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為伯鄭入
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楚為掩為司
馬為子馮之子子木使庀賦庀治○庀匹婢反數甲兵閱數甲
午為掩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以
反鳩藪澤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辨京陵辨
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辨京陵辨
別之以為冢墓之地表淳鹵表淳鹵淳鹵地薄之地表
音純鹵音魯說文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規偃豬
云鹵西方鹹地數減其租入規偃豬
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町原防町原防廣平曰原防
多○偃於建反一如字町原防隄也隄防間
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牧隰臯牧隰臯隰臯水厓下濕井
為小頃町○町徒頂反牧隰臯為芻牧之地井

緊地之堅疆者周禮凡養種疆察用管偃水為陂故為下濕使田中之水注之此原蓋謂隄防之間也說文田踐履曰町町亦頃類詩九阜毛傳阜為澤之坎衍高平而美者沃底平而美者賦與籍便是稅也按疏記注也稅民之財使備車馬劉云車上甲士所執五兵者戈矛戟酋不專承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

衍沃

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井田六尺為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九夫為井○衍以善及下平日曰量入脩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量音良又音亮

賦車籍馬

籍疏其毛色歲賦車籍馬齒以備軍用賦車兵車兵甲士徒兵卒甲

循之數

使器械有常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得

國之禮

傳言楚之所以興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

役

舟師在二門于巢門攻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

若啓之將親門

啓開門也○我獲射之必殪也○

射食亦反

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

臣隱於短牆以射之

卒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

巢之封疆居良及

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

以與為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為子馬請

退師以須其汲

楚子從之卒獲管程鄭卒子產始

知然明

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為政焉對曰視民

如子見不仁者誅之

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

以語子大叔且曰

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心蔑然明名○鷂

之然反

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

產曰政如農功

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

而行之行無越思

思而行如農之有畔言有其過鮮

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

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大

所行不越於所思也

此語已見文十八年鷹鷂也鷹鷂風鷂屬也

陸云說詩作閱容也小雅小弁篇又國風谷風篇

大雅烝民篇

蔡仲之命云慎厥

初惟厥終終以不

困此所引者蓋是

彼文說文奔从

升疎兩手而執之

亦者載名棋者所

執之子以子圍而

相殺故謂之圍棋

或云奔者落奕之

義按落奕即絡繹

林古棋字

左傳

卷十七

叔文子聞之大叔儀也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

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

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身受禍禍不得恤其後也○說音悅將可乎哉殆必不

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思其復也思其可

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詩曰夙夜匪解以

事一人喻君以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弈圍棋也其何

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

定乎必不免矣尤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

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魯九世也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七

襄經二十三年復入扶又反君爭爭聞為之于偽廢長丁丈反立少詩

反傳喪之徐息徹去起呂其長丁丈反勝之音繩有郛之亮反又音

無咎其九所祐音而觴式羊午匿女力徧拜音之難乃且子少詩照

同嬖於必計七輿音王鮪音侍坐如字一音以走如字民柄彼命

無解佳賣反墨綬本又內應應對備守手又既乘繩證反下驂乘

上獻子時掌督戎丁毒帥卒子忽訟女音汝槐木音肘張九王孫揮

反許韋之傳摯音至本或作申晏父戎音邢公音牢成魯刀反狼音

蘧疏其居肱一音起駟乘繩證間大國間廁之間其咎其九其難日

反欲殺申志反下同以說音悅又於背音二隊徐徒行徐戶郎反隘

道於懈音廷音庭本亦作庭築壘力軌辟音壁少水地名京觀官喚晏

菴徐音公彌長丁丈反公鉏仕居反具敝車婢世反徐吾為干偽反下

公鉏直恭反重席扶又反復絜扶又反非復澡之音早位處昌慮反朝夕如字恪居

苦各之廉反豐黜都尊反徐弗應之應焉在於虔反之療力召反娶于七任反鑄之

反直吏反所治于偽反為先人其先人下遂自為也皆同要君一遙反毋或

音無丁歷反殺適戶臘反盍以戶夾反敝廬力居反見齊侯一讀以見字

下賢遍反經二十四年宜咎其九反大饑居疑反傳以上時掌反所治直吏反事

見徐入反主夏戶雅反復為扶又反史佚音逸周任音任寓書音遇

之賄呼罪反將焉於虔反也夫音扶下音夫毋寧音無浚我思俊反以焚扶云反焚斃

反悅音子說悅音為重幣于偽反下音夫子西相息亮反介恃音戒注音同蒐軍所求反

因閱悅音數所主反黔如淳音陬縣一音子侯反射犬徐神石反卑下遐嫁反常

分扶問反婁本或作樓小阜扶有反在幄於角反已皆乘乘車下乘字繩證反皆

踞俱慮反轉一音張衣裳側良反一本作取胃直救反人壘力軌反搏人音博

徐甫復踞扶又反下音夫曩者乃黨反怯也去業反之亟居力反荒浦判五反

師祁犁力兮反又音夫公孫揮許韋反降下戶嫁反下人戶嫁反言易以或反且

夫扶音亡釁許觀反經二十五年雖背音佩傳為晉于偽反下音夫孟公綽昌若反徐

音本或作使偃取之本或作辯別彼列反次下苦敢反允上徒外反巽下音遜中

男丁仲反風隕于敏反不可取七任反同疾音藜力私反無應應對則喪

息浪本又作釐也力之反驟如愁又反徐間伐間廁之難注之難乃且欲

殺申志反又近於公宮拊說文云從手取聲字林同音子侯反服本或作訛猶依撮音

重言直用反別下彼列反撮說文云從手取聲字林同音子侯反服本或作訛猶依撮音

股古音封具反求付徒洛祝佗徒何弁皮彥監取古衙驪蔑子公死

難乃且反而殺申志反○吾焉於虔反三踊羊寵而相息亮反大宮

瘞於滯埋之無皆不蹕必音七乘繩證反自泮普半獨使所吏正

長丁丈反守國者如字或陳隧音遂徐又徒井埋音木刊苦干隧陁

之音導遠以其據子捷在接子駢蒲賢反又子孟音隘於懈私卒子忽

後駢張住復逐扶又反下舒鳩潰戶內虞闕於葛妃胡公音配亦作介恃

○今本亦配之長丁丈三恪苦洛五父佗徒何夏氏戶雅播蕩補賀介恃

戒音以馮皮冰可億於力逞勑景億度待洛其衷音開道音城濮音能

詰起吉相鄭息亮以共音藪澤素口焚燎力召之處昌慮辨別彼列

同同埴薄音疆居良反同同潦音豬涉魚反尚書傳防隄反丁兮小頃音穎

反反牧隰州牧步卒子忽器械直亮疆其居良鷹於陵鷓徐居朝夕如

匪解佳賣弈音棋音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八

襄公 起二十六年 晉 杜氏 集解
盡二十八年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

年夷儀會邾古洽反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

秦伯車如晉涖盟伯車秦伯之弟鍼也成而不結不

固也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秋交跳直彫及附法徒彫反

經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剽

疏凡傳却言前事者皆舉時事為驗廿四年廿五年頻年會於夷儀故言城邾以明秦晉為成在廿四年也不直言齊人城邾者以其非經故也此傳當在前卷之末而在此卷之前者傳寫失其本真也跳躍也魏晉嚴註寫章表別起行頭謂之跳出傳寫一本作轉寫

叛者皆君之名嫌
無君不得為叛故
註明之林父畏行
入殺已故先叛也
林註書叛始于此
復歸例在成十八
年卿會公侯非礼
今卿會為良霄輩
皆當敗也但向戌
別有後期之責故
書良霄名而不敗
以駁向戌也良霄
雖書非合其罪若
良霄與晉朱皆敗
稱人則嫌向戌與
良霄輩同罪而其
後期之罪不見故
書良霄退宋班明

向戌有二罪也
許靈公卒悼公買
立 當進待君受
君命也行人非
遞進御此日次朱
當御次而不使是
黜之也言已與叔
向同爵何以退之
而不應章昭云子
員子朱同爵焉氏
云何以黜朱是爭
善也拂衣振迅之
義以其將闕知拂
衣即褻裳也對則
上衣下裳散則相
通此似叔向無罪
而闕雖一曲一直
乃是兩人爭理故

匹妙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行雖未居位林父專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名夏晉侯

使荀吳來聘荀子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

澶淵卿會公侯皆應賤方責宋向戌後期故書良

之○圍市延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惡其

楚才何反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

楚赴未同盟而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夷儀

叔向命名行人子員欲使蒼秦命行人子朱曰朱

也當御御進也言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

同大夫同為何以黜朱於朝黜退撫劍從之從叔叔向

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晉國賴之

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

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褻裳也

御魚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吾臣之所爭

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

不務德而爭善爭謂所私欲已侈能無

甲平私欲後則公義昌氏反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己

以二子言之爭謂
所行為善則惟言
子朱之心也按爭
善謂爭而自善也
非各爭其善也觀
疏引杜註可見焉
按子員名見八年
傳至今十九年也
蓋老成人故叔向
欲使之也
林註欲守其祭祀
而已又云已不
知獻公因何而出
奔亦不敢聞因何
而入

林註濟留憂恤在
於外國又云子鮮
若欲踐言不過能
出亡於我果何為
按多行義之多也
或云多猶賢商君
傳循礼者不足多
是也
唯裏在家守之

○鮮音仙為辭辭不敬妣強命之鮮之母○國其

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

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甯喜曰必子鮮在

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故公使子鮮子鮮不

獲命於敬妣不得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及政由

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緩不得聞

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遂行

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

兩君前出獻公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悼子曰

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子甯喜也受穀曰我

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使遂見公於夷儀

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而無憂色亦無

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猶如若不已死無日矣

已止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

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悼子曰雖然弗可以

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

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

也父兄皆不在甯子出舍於郊欲伯國死孫氏夜

左傳

卷八

三

劉是黑首之子成
十年傳衛子叔黑
背侵鄭元年衛侯
使公孫劉聚聘傳
云衛子叔來聘是
子叔即族也殺大
子角不書蓋以不
告故也趙氏云公
子公孫無稱族之
法蓋如叔勝之子
公孫嬰齊孫子叔
嬰齊耳書曰是仲
尼書為叛也叛反
背之辭叛也分
君之地以從他國
有地從己故稱為
叛他雖出奔地不
從己則不稱叛叛

吳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

及大子角子叔衛侯劉言書曰甯喜弒其君劉言

罪之在甯氏也君無罪故發之孫林父以戚如管

以邑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

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林父

而衍入義可以退唯以專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

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

其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

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領搖其頭言行驕心易

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

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吾子獨不在寡

人在存問之公聞文子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

寡人怨矣所怨在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

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謂

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

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孫氏

愬于晉晉成茅氏茅氏戚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

左傳

是出地以生名也
馮氏云以首見
意也領說文作領
黥頭以應也
文子本不面答甯
喜聞甯喜之言遂
自評論免歎對
面相答無異故言
答也或云在乃心
在王室之在言
不在我也猶云伯
父無裏言也今汝
乃吾所當怨者故
怨汝也真羈紲從
見僖廿四年

曹人詢林父為厲

林父又以厲責子

林註指殖綽為惡

鬼而責其子及不

之知也一說惡鬼

亦報人人反不如

也

林註子展為元帥

故特享之

百人殖綽齊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

如厲也逐從衛師敗之圍蒯蒯感父言更還殖殖綽圍衛地雍雍鉏獲

殖殖氏臣綽雍鉏孫復復愬子音衛衛張本鄭鄭伯賞入陳之

功功前年陳陳在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

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

二井悉薦反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

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

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且子展之

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公固子

之乃受三邑位次賞受二邑以公公孫揮曰子產

其將知政矣知國讓不失禮晉人為孫氏故召諸

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為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今屬

鄭如字徐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皇

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正於伯

州犁直也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

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戌土其

也皆非細人易辨識也

十二井也按取

及猶敢當也

林注遜讓而不失

其班次之序

雲音干韋昭音虛

附法婁樓同音統

支於婁字皆音力

侯及其說近留故

與樓異獨倍十八

年皆婁音即鈞反

是也立皇頡於

位而問之

也上高舉也下下垂

柳揚其辭欲使申證之也

林注此子界之之或云弱擄通言被王子捕也亦通然非杜意

按嫌貪而傷國體秦必不如此也疏秦不肯其如是也按一本作秦其不然朱注勤字絕句一本鄭國屬上

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

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下

手以道囚曰頡遇王子翳焉翳敗也言為王子所得戍怒抽

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莖父與皇頡

戍城麋印莖父大夫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

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去作辭今之正以為請子產

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莖父必不為去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

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楚之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若

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

林注當歸功于秦不必以賂

更幣紉文無音朱注音庚乃別更幣而子產之言

此直退榮耳非進鄭也

會之言其至會所耳晉將執之故使衛侯出也

城下其可辭如此輩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

子產而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莖父傳稱子產之善六月公

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

戚田正戚之封疆取衛西部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

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趙武不書尊公也罪武會公侯

向戌不書後也後會期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於是

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書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

女齊以先歸計其弒君伐孫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

書在秋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女音汝

晉主獄 大夫 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欲共晉

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

祿于天國景子相齊侯景子賦蓼蕭蓼蕭詩小

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子展相鄭伯賦緇衣

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叔向命晉侯拜

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

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趣各國子使

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

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

晉侯嘉樂二君故二君一言澤及于己一言不敢遠晉皆所以答嘉樂也嘉如字樂音洛詳文三年命疑作令言晉侯有德是安我宗廟也

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為林叔向告趙文

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

君言自以為殺晉成三百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見

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子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

謂晉為臣執君將七羊及晉侯乃許歸衛侯

叔向日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

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

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故唯言七穆○

鄭七穆謂子展公孫僑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

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

左傳

卷六

七

藝文志無周書篇目其書今在詩云馬之剛矣書之柔矣馬亦不剛亦不柔志氣應應取與不疑文云將仲子兮本無分字此依詩序此子羽非行人公孫揮也

多棄取見棄之義
林注入宮夕見其
母

馮氏云看得甚美
也或云尤物移人
之尤故訓甚

婉者巧于自結很
者疎于內交
內師者身為寺人

之官公使之監知
太子內事為在內
人之長
知之謂與楚客看

喜也子駟公子駢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子然二子孔已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亡子羽不為卿故止七也

徒宋大夫。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芮如鏡反。

共姬也。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長丁丈。

及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尤甚。姬納諸

御嬖生佐。公。惡而婉。而心順。太子痤美而很。貌

而心很。辰。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寺人

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秋楚客聘

於晉過宋。上巳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太子知

相識也。秋文惠牆
作牆

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

乎。夫謂太子也。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

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

其外莫共其內。伊戾為太子內師不。行恐內侍

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

也。而騁告公。騁馳也。曰太子將為亂。既與

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

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徵也。問諸夫人與左師。夫

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

唯佐免。我知兩人
之排損故也。
按太子欲召佐使
請乃曰召而來違
則不及事我死矣

或云來歸也與佐約曰汝至於日中不自君所歸則我死矣 声乱叫謂之駭多為言語乱人耳也 氏猶家也言夫人家之馬也棄止為夫人步馬之時夫人名已定矣故對云君夫人氏也但棄是妾左師欲令夫人重己故稱不知之夫人聞之懼已不得為夫人故自稱妾饋之錦馬也某使者自稱也

我以其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謹也欲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享伊戾左師見夫

人之步馬者步馬其馬也問之對曰君夫人

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國人歸以告

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為錦馬之先免免悉

薦及又曰君之妾棄使其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

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聞左師說大子所以無罪

而鄭伯歸自晉請衛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

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言自懼失敬於大國而得罪使夏謝不敏

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初楚

伍參與蔡大帥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

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皆祖父椒舉也朝如字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

牟為中公而亡獲罪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

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

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聲子曰子行也

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聲子通使於

晉為國通平事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事

晉語將求於人必先有人焉 声子即公孫歸生

襄廿六年

皮革者本句張本讀按外傳皮革下有焉字蓋外傳如龜鬲灼其中必文於其外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此類焉字猶之也故此文今說為八字句所賞必有功不僭差所刑必有罪不濫洪

大禹謨

失錯也謂實有罪而失於安免也

左傳

卷八

且曰管大夫與楚孰賢對曰管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楚有林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晉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也瘁病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

言下國諸侯推命湯為天子也按

大也宋云封殖建立其福以及後世也命上添故字觀以此可見古人之樂行賞以此可見古人之憚用刑以此可見古人恤民不倦莊廿年傳曰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廬夫職曰王曰一舉以樂循食注云殺牲盛饌曰舉又曰邦有大故則不舉注云大故刑殺也

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濫不敢怠解自寬暇故能為下國所命為天子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憚用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饜也酒食賜下無此不廢足所謂加膳也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

左傳

卷八

楚軍不能持重且夜攻之彼不知虛實必然遁走軍猶攻也

不南朝于楚

林注是正也按是誕通誕審也正也

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

公奔箴在也十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後

軍練反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

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

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

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鄭於是

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

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

人與之鄙鄙音邑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

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

軍曰歸老幼及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

蒐蒐音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明日將

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

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

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

令尹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而雍害其事子反

害巫臣不使得取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音以

夏姬雍於勇反

死之戰也

似勝此是示為必

死之戰也

左傳

卷八

上

韋云是理也黃不烈云韋以是為誤省也馮氏云猶云不喜此人非矣一家有二人從役者則留一人

將戰決戰也

林註凡軍中應歸者皆遣之行而縱

楚之被囚者一說

行寒剛及列也偽

如歸役於國列之

陣前使楚囚見之

而逸之與築室反

耕者宋必聽命同

似勝此是示為必

死之戰也

穀文鄭或作贊

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

上賁或作禁即越椒也

又作壓於甲反徐於輒反

楚語作易中下楚必款之注中下中軍之上下也中軍有上下見于晉語歆猶貪也鄭司農

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

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

取駕克棘入州來棘皆楚邑譙國鄆縣東北有棘亭○譙在遙反鄆才多反又

子且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

年○音皮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

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賁扶云反以為謀主鄆陵之役在成十六

年○音偃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

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陳直觀反若

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以為為陳欒范易行以誘

以為易行中軍典上下軍易卒伍也

中軍之卒良故易之

四萃楚語作三萃

章曰時晉有四軍

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致攻之

外傳執政不是謂湫舉曰女實遣之

之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

亦行戶郎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

新軍今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吾乃四

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晉人從之楚師

大敗王夷師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燧○燧子潛反子反死之

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

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

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

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為意

或云弗圖言此願難期也

附注令其祿秩如叔向也外傳作倍其宅

叙文冒亡報反又亡北反
小人謂勇夫好戰貪名者覺謂目於

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才能彼

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

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

孫復仕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

故許志欲報之一睡反日師不興狐不歸矣八月卒于楚

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許

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楚

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貪冒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

也逞快夫小人之性豐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

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豐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

戰者皆豐勇貪名之人非能為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子展

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南里鄭邑

規許涉於樂氏樂氏津名門于師之梁鄭城縣門發獲

九人焉涉于汜而歸汜城下涉汝水南而後葬

許靈公卒靈公之志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

衛侯以女說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對曰晉士起

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

奮以夸入靈光敏賦云佐奮靈以軒

鬚是滿也足滿其性而自求成武勇

之名林注獲楚攻門者九人馮云當

是鄭為楚獲故逞而歸耳當更詳之

汜襄城縣南汜城汝出南陽魯縣南

經襄城

補正曰討罪而取其女且同姓故

曲礼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周礼大宰之

屬官有旅下土三十二人小行人云春入貢秋獻功是貢時事也

廩丘蓋衛地齊人前取之以賜烏餘者烏餘大是猖獗益見梁帶之能

介被甲也取庫中之甲著之三十年介于襄庫亦同

凡夫邑是守者罪耳非國之耻故無可諱也高餘以廿四年奔晉廿五年范宣子卒明年始討之傳先言治之

事四時貢職宰旅家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王聞之曰韓氏其

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

齊人城邾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

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襲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

逐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

開音豆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

取魯高魚無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

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卒明年始討之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

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

下乃述其治之事

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此類而貪之

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

晉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晉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夏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秦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

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

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敵而善先晉貴信也陳

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衛殺其大

夫審喜審喜弒剽立術術今雖不以弒剽致討於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為文書名也

雖非國人討賊因其被殺亦以國討為文書其名以罪

林注宋之盟文子之偷也

諸侯大夫七月始集於宋而此會書在夏者書始行也

書也不以弑君之罪討之故言追也書是兄弟也去弟是罪躬身也凡言以公命者實非公命而假稱公耳此時魯國君弱臣強君不得有命臣之理季氏恐叔孫疆直不從己意故假君命命之也從弱君之命於理順於禮大也不比視邾勝是小事也自從自從己心也此公命雖非真也豹即以爲真共敬從命則國人知公

書在宋會衛侯之弟鮒出奔晉衛侯始者公政由鮒氏祭則寡人而

今復患其專緩荅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于弟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鮒市轉反又音

專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夏會之大夫也

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冬十有二

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今長曆推十一月朔非十二

失閏故知經誤

傳二十七年春晉梁帶使諸甕邑者具車徒以受

地必周諸甕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使烏餘

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烏餘以其衆出封

命不可違是順道也按喪邑四國也疑脫衛見上傳

三國具車徒故使烏餘亦具車徒恐其驚覺又慮其衆逆散也上諸侯三國也下諸侯天下也劉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

附注此段與廿八年慶封來奔章甚似恐本一事重說耳舊廿四年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彼己之子不称其服

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爲若致邑封烏餘者

而遂執之盡獲之徒衆皆獲其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

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齊慶封來

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

封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

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詩

知此詩爲己言其聞甚爲明年慶封來本傳○稱

尺證反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

夫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及此反吾與之言矣甯氏

昭廿五年事若不克君受其名是也

十四年傳曰公使子蟾子伯子皮與

孫子盟孫子皆殺之蓋此時臣之父

死耳其詳不可知也林父逐君死

乃出奔而得生甯喜納君有功乃被殺

事未可知恐伐之祗成惡名止也祗適也對曰

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孫衛

大夫音預勿使攻甯氏不克皆死無地及公曰臣也

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夏之餘復攻

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穀不書石惡將會

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

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行會于宋為明年石

鳩枕之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納我者死謂甯賞罰

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難

治凡鱗實使之使甯喜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

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

水門水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水門大夫

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

出也將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吾不可

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公喪之如稅

服終身稅即總也喪服總綬裳縷細而希非五服

服無月數而獻公薨薨故言終身公與免餘邑六

十辭曰唯啣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

馮氏云從之而治

其事則明己以對

君故出非以不才

見棄此意豈可令人知之

終身不仕是記者

敘事辭也獻公以

廿九年夏卒則子

鮮之卒蓋差在其

前耳前終身于鮮也後終身獻公也諸侯絕期公於子鮮本無服喪服無稅服之名稅縗聲近而字改耳喪服有總衰裳故云即

總也。總者小功之總也。既除之。本無月數。總於喪服之文。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是非五服之常。

按臣六十。言臣之分當得六十。而今臣已有六十矣。大夫之家。邑有百乘。是百乘為采邑之極。此云卿備百邑。知所言邑者。皆一乘之邑。一乘名邑。書傳無文。故引千室十室。明其大小。通稱邑也。成方十里。出車一乘。故

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通稱尺證。及臣弗敢聞。且甯

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

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

事。贊佐也。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叔儀。宋向戌

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

名。欲獲息也。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

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蠹。蟲。害物。小國之大蓄也。

將或列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可得。久

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

稱一乘。附注。難如字。下難。吾助女同。

馮氏云。弭兵。文子向有此言。向戌攘之。成名耳。雖曰不可。猶云不可久。弭諸侯欲弭兵。息民而我不許之。吾民之心。必攜貳矣。

體解外。組。周語文也。宣十六年。傳云。公當享。卿當宴。服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錄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仲尼

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

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

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

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

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

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於

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

多文辭。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

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須無

襄廿七年

所以特舉此禮者
以為此享多文辭
言從武至者謂非
晉侯命也

說卦云成言于民

左傳 卷之八

子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也故言從

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

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丁卯宋向

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楚之要言戊辰滕成公

至亦小國君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

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見賢遍反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

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

不能服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

請於齊請齊使朝楚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

謁諸王駟傳也謁告也王曰釋齊秦他國請

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還是夜

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子皙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

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

與子木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示不晉楚各

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伯夙荀盈曰楚氛甚惡懼

難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

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

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伯州

左傳

卷之八

七

伯夙荀盈傳無明據按晉營及屬晉諸國營皆在宋城北諸國在西晉外東以東為上也林注諸國各以藩籬為軍又曰以東為左

外傳以藩為軍擊輦即利而舍侯避扞衛不行藩為軍不設壘也

駟傳也謁告也

經所以不書齊秦

從陳還

子皙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

二國大夫

示不

伯夙荀盈曰

伯夙荀盈曰

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

魯衛 晉營 宋城 晉營

林注但欲以利吾事而已秋義利猶濟也

定安也欲安其身用此三者定也信亡則志不立失志必死其死一作以死賤人一為不信猶尚不可況國卿也不信之人足踏其死言無得生者前覆曰踏謂倒地死

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犇告人曰令尹將

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

信亡何以及三為明年子利死起本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

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

死單盡也斃踏也音丹蒲北反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

不病者不唯病害而已必至於死言

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

之不用若食之消散故無信為食言

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

一說單斃其死斃而死也猶云未有

則欲入宋城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

夫謂宋也

楚楚或音扶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日弭兵以召諸侯

及是之惡

而稱兵以害我也稱舉也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

使謂叔孫者使人就宋謂之也叔孫

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

發魯之時未有交相見之議故季孫

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既而齊人請邾宋人

在國聞之慮其兩屬賦重疑邾滕為

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一國故音預叔孫曰邾滕人之私

人之私故假公命

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一國故音預叔孫曰邾滕人之私

敦勸之也

叔孫雖內知非真公命而其辭稱公即須從命如是則敬君之情深矣

陳蒙鄭許乍南乍北楚公子嬰齊為蜀之盟諸夏大夫咸在

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此盟非爭主備而叔向言之者假此以勸之耳林注楚同小國任晉之細事不亦可從其請乎按

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

其族言違命也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豹宜崇大順以

顯弱命之君而遂爭先晉楚爭先飲血晉人曰晉固為

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

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

矣狎更也○先晉去聲或如字狎戶甲反更音庚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

曰諸侯歸晉之德只辭○只之氏反非歸其尸盟也尸

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

小國主辨具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下楚主盟乃先楚

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壬午宋公兼享晉楚

之大夫趙孟為客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為客子木與之

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

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

范武子之德何如土會賢聞於對曰夫子之家事

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

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歆許金反宜其光輔

左傳 卷六

左傳

卷六

三

以楚為任晉之細事亦可矣朱云楚今自同於小國享宴賓旅雖多特以一人為客諸侯燕禮燕臣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為賓賓出立于門外使射人納賓公降一等揖之劉云兼享晉楚之大夫不以子木為賓者賓唯一人出自當時意耳林注所行之事皆可告人故情無所隱

范武子德上矣

紀文隴方夏及附注魯勇反

舜典云詩以言志歌以永言又見下友

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子木又語王曰宜晉

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重結晉楚之好鄭伯享趙孟于垂隴

自宋還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子

石印段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

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

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州勅忠

反又降戶江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抑

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賁詩鄘

紀器箚謂之箚孫炎云箚也郭璞云

箚版也然則箚是

大名箚是箚版按

晉語箚箚之不安

邪抑驪姬之不存

側邪公筆作寢不

安與侍御不在側

此此箚箚即寢闈

之義周禮天官玉

府掌王之社席箚

第九喪器即是

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

良我以為為公我以為為君也○鶉順倫反賁音奔趙

孟曰箚箚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

聞也箚箚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箚箚之言子西賦

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蕭蕭謝功召伯

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子產賦隰桑

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趙孟曰武

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遺不謂矣中心藏

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趙孟

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於相遇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

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趙孟曰善哉保

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公孫段賦桑扈

按匪交詩作彼矣八年傳註匪彼也

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祐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

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數五報反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

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

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言誣則鄭伯朱有其實趙孟倡

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叔向

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為三十

年鄭殺良霄傳○侈冒氏反又尸氏反○而甚反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

附注公怨猶云公言之將舊怨以為報賓之榮寵也疏伯有不臣公之所怨當自掩蓋而賦詩以公之所怨為賓之榮寵劉云公顯然也按稔熟也數一熟故為一年

不及五稔蓋古語見稔二年

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

好樂則用樂以安民也其使民也又不淫以使之民皆愛之

降戶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樂以安

計謀不當則罪合死也自矜其功言已得免死請賞邑也

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公與之邑六十以

向戌以賞典示子罕也按呂覽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譬之若水火然怒

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

管不可偃於家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拙而已又戴記用兵篇可並考

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

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

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

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

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

記用兵篇可並考

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

記用兵篇可並考

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

言之術者德禮等是興存明之道驕虛等是廢亡昏之道畏兵則興不畏則亡興亡由兵而向戌以為不須用兵是誣也以誣入之道掩諸侯也蔽一作斃踣也賞邑書之於札子罕削其字又投之於地羔裘篇何以恤我周頌作假以益我朱傳何假聲轉恤溢字訛

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司直也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戌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也向戌之謂乎善向戌能知其過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

一說崔成有疾句而廢之而立明句

林法身身事也

父兄猶宗族也二人者本無血運于崔氏

孤入曰棠無咎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

○相去聲崔成有疾而廢之有疾也而立明成請老于崔

氏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

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成與疆

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

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

夫子謂崔杼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癸慶封屬大夫

將奔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崔之

襄世七年

傳三十年鄰之厚君之薄也昭四年叔孫氏厚則季氏薄

他日慶封家滅猶我崔子也崔慶一也此語成識矣新築女墻而守之

家家象也 崔杼時在慶封家呂覽

薄慶之厚也崔敗則他日又告復告慶封曰苟利

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

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

求人使駕不得使圍人駕寺人御而出圍人養馬者寺人奄

士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不其止其身遂見慶封

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

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

其衆居短垣內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

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郭姜癸復命於崔子且

御而歸之數為崔御至則無歸矣乃縊終入於其宮不見其妻

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辛巳崔

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兼政楚蕞罷如晉涖盟罷令尹子蕩報

荀盈也音皮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

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

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崔氏之亂在

十五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為齊莊公服喪

女鳩反如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能言楚

字又息浪反

左傳

卷八

三

崔杼無歸矣因

而自殺一說避也襄世五年陳侯

逃墓而免亦是

啖氏云經言十二月傳言十一月依

經當云三失閏不可得而考傳氏云

律曆志引是年日食與傳文同又推

其曆數以至漢建武皆合不以傳為

謬則杜以經文為訛有理也趙法輩

以魯自有曆為杜謬說按是歲十一月乙亥朔交分入

限應食大行授時

曆皆同負享曆是朔食辰時

昏時斗柄所指於十二辰為在申也遠取文十一年者以三十年終懸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全日故遠計之故云通計也

公如楚晉霸業衰木精歲星火精熒惑土精鎮星金精大白水精辰星游云歲之不易向云飢寒之不恤明年宋鄭皆賑民粟淫行時藜木自二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

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

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

建子得以無夏衛石惡出奔晉寤喜之黨書各惡冰為災而書

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將朝楚

冬齊慶封來奔崔杼之黨煮酒荒淫而出書名罪

十有一月公如楚為宋之盟十有二月甲

寅天王崩靈王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十二月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

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歲在星紀而淫於玄

枵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

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以有時菑

陰不堪陽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無冰是陰

蛇乘龍蛇也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也木

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房心為宋角

剛又苦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

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

左傳

卷之六

三

事無水不由歲星但以此年有一事總言其占耳陽氣出地發洩木星本位在東東方青龍之宿故歲星亦以龍為名龍行疾而失次在下歲星福應之星今被乘勢屈是不能祐本國之象三宿女虛危今人腹飢言枵腹本此枵耗聲近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二句當在耗名也下蓋錯置也註當亦隨而移彼

復無冰地氣發洩
故曰土虛民耗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
胡于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
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
朝晉燕國今薊縣○音計
齊侯將行慶封曰
我不與盟何為於晉
釋齊秦
陳文子曰先事後賄
禮也
而後薦賄以副其心
小事大未獲事焉從
之如志禮也
言當從大國請
雖不與盟敢叛晉乎
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重丘盟在二十五年○重直龍反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
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石惡之先石碯有大功於
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

復無冰地氣發洩
故曰土虛民耗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

胡于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
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
朝晉燕國今薊縣○音計
齊侯將行慶封曰

我不與盟何為於晉
釋齊秦
陳文子曰先事後賄

禮也
而後薦賄以副其心
小事大未獲事焉從

之如志禮也
言當從大國請
雖不與盟敢叛晉乎

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重丘盟在二十五年○重直龍反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

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石惡之先石碯有大功於
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

趙氏云大國事天子惟聘而不朝故
韓起稱歸時事小國事大國乃朝而不聘故子產言會時事
彼時我言蔡侯猶能改也一本全還受享絕句而傲而惰對句
林注不敬出其中不得良死必為其子所弑

日禮○從才用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傳言來朝非宋盟宋盟唯

施於朝
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

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不免禍且其過

此也往日至晉時○過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

外而傲廷往也○廷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

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

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

子般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為三十年蔡世孟

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蔡

按君沈指諸侯也而此謂鄭伯當為盟時約以諸侯親自來朝而今君不來但使臣來陸云即所謂晉楚之從交相見者也

歲之不易此句如置暴君上文意殊明言汝大夫也豈得預楚國之政令乎而汝也秋交革行為跋水行為涉君心楚君也非盟載之言而失

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

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今吾子來寡君謂吾

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來朝否○駟人

實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

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也此君之

憲令而小國之望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

幣聘用乘皮束帛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

不得自朝楚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

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

信則諸侯離矣是楚之不利也小國懼楚不利耳不自憚勞也

朱云國政與君德政德一作正德

上應在三三亦陰爻遠而無應故凶或云迷後欲反而失道已遠故凶楚于本意願鄭伯來朝全不顧道理唯欲復其本願楚于必死嗣君不十年不能主盟後八年靈王會于申

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

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

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

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

周易有之在復三三震下坤上復之頤三三震下艮上頤

變得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

遠遠而無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得鄭朝

而棄其本不脩德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遠能

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往當

復上六爻辭至於十年不克征故游吉云

子午之位南北相衝歲星客在玄枵惟衝鶉火而鶉尾亦有咎者蓋以歲星漸西衝則漸東也妻子為祭幣者細弱之名妻子為人之後尾亦鳥之後上右效驗惟人之所在言其知之在人各自有意見也附注惡鳥路及聘禮無設壇之法下文云先君為壇

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復難

吾乃休吾民矣不能復為害禘竈曰今茲周王及

楚子皆將死禘竈鄭大夫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

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

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

次梓慎則曰宋鄭饑禘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帑音奴惡如字一鳥路

反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

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外土為壇以受郊勞外

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外

蓋以朝禮君親行事重故有之也除地曰壇封土曰壇循因循也先大夫為壇受郊勞今則為舍不除草穢舍即草舍宥其以下五其字指小國說其請其二其字自說也行其以下五其字指大國也禍即惡也猶云耻辱對賀福用凶而言故曰禍今君臣微弱聽命于人昭告之子孫可謂耻辱焉已趙氏云諸侯朝楚非得已故

掌次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

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

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

菑患賞其德刑刑法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

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怠解

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請其不足行其政

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

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

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

子產自損其礼以爲禍

莊公之乱群臣避難並與出奔崔氏

名之爲賊今崔氏亡慶封召使還國

故言使諸逃亡之人得賊名而出者

以己情告而悉友之林註得賊告賊

也邵氏云得賊猶今律所謂自捕得

也按亡人能捕得他賊則反其身以

功贖罪也此說似勝未知杜意何如

爲政以付舍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

飲酒也移而居癸家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使

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故反盧

蒲癸矣臣子之慶舍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慶

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別

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言舍欲妻已余獨焉

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己苟欲有求於慶氏不

能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矣言王何而反之

章而已斷音短惡音烏注同

寢室之兵杖也故言親近

秋文公膳謂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

林注供卿大夫每日之膳例用雙雞

知之知其意也按去字爲除去義

不必訓藏泊灌金也添水以爲肉汁

遂名肉汁爲泊秋文又引字林云泊

已茲反附法史記武紀水而泊之徐

廣音居器反與字林同是也

或云子既言不泄是猶盟也下文

二人皆嬖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弑莊公

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公膳

日雙雞卿大夫膳食獲人竊更之以鴛御者知之則去

其肉而以其泊饋御進食者獲人御者欲使諸大

何之謀也鴛音木鴨也去起子雅子尾怒子皆

慶封告盧蒲癸怒告癸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

寢處之矣言能殺而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

尾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

出不敢洩謀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

註慶封亦字子家
按人各有其能以
事君群臣相謀為
亂非我之所能及
莊街里名見下昭
七年慎守室矣
林注可慎守其家
也按邵氏以此為
陳氏父子隱語甚
有味然非杜意
林注克得雋也主
殺人見血

慶封為無字卜之
無字見死兆詐泣
以見其誠
慶嗣秋文繼嗣之
嗣本或作翻誤

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
事君非佐之所能也車名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
無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
於莊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不志於貨
財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龜兆曰或卜攻
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
陳無字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字之母疾病
請歸慶季卜之季慶封音來從去聲示之兆曰死奉龜而
泣無字泣音來從去聲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之族曰禍將作

前知其在吳越典
昭十一年必為魯
郊同一奇中矣
發發壞也

姜知其父剛愎自
用乃譎以其謀告
之而激之使出嘗
祭

祭主人先獻令公
在而奠為上獻是
舍使為之也不可
以禮責也

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封字禍作必於嘗嘗秋祭歸猶可
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悛改寤也子息曰亡
矣幸而獲在吳越子息慶嗣陳無字濟水而戕舟發梁
我戕殘壞也不欲慶封得救難○戕在羊反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
我必不捷矣姜癸妻癸告之告欲殺姜曰夫子復
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慶舍癸曰諾十
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蒞事臨祭盧蒲姜
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所麻嬰為
尸為祭慶奠為上獻上獻先獻者盧蒲癸王何執

襄廿八年

左傳

卷十八

為優以誘其衆也
優俳一物而二名

也今散樂戲為可
笑之語是也袁淑

取古文令人笑者
題之名曰俳僂集

今人謂數驚為好
驚亦善之義按善

猶多也此善食善
崩之善同

覺棟梁也此是屋
上之長材椽之所

以馮依也俗謂之
屋脊祖壺皆祭器

秋文農家也在上
覆屋也方言作窳

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

廟在宮內如字又音患

陳氏鮑

氏之圍人為優

俳優

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

束縛也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

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

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

樂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鮑國

子尾

抽桶擊扉三

桶椽也扉門闔也以桶擊扉為期桶音桶

盧蒲突自後

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棟動於

薨

薨屋棟刺七亦反薨亡耕反

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

言其多力遂

殺慶繩麻嬰

慶繩嬰慶莫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

尊公室非為亂

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

言公懼於外難稅

注屋櫨

入入國也孟子置

之莊楸之間即此

林注慶封請陳

鮑戰車甚沃盥

古語

馮氏云祭食祭先

所進殺之序徧祭

之今泚祭是不依

先後之序也疏祭

鉶羹於上鉶之間

祭飲於上豆之間

是各有處盞禮食

必每品各出少許

置豆間以祭示有

所先也附注據史

吐活反

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

北門克之入伐內宮

陳鮑在公所故

弗克及陳于嶽

陳直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

鑑

形也展莊叔見之

魯大夫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

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

禮食有祭示有

散所祭不共

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

上樂師茅鴟逸

詩刺不敬

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

讓魯受奔吳吳

句餘子之朱方

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

聚其族焉而

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

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

左傳

卷十八

三十一

年注云餘祭以襄廿九年卒服亦謂向餘即餘祭天道福善禍淫今友福淫人故惠伯疑之附注三子之存逐在二十一年乃莊公自為之不緣崔氏亂也傳支前後乖違注亦不明此意

晏子辭邑又論正德利用厚生林注邑多厭足其欲驕侈橫生故有滅亡之一說足使人足欲疏外猶以

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

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旃之也昭四年殺慶封傳

○穢子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已聞喪當

賈在句瀆之丘在襄二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

用而及其邑焉也反還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齊別

都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弗受于尾曰富人

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

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

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

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

遷移也惡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

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為之幅使無黜嫚放也謂之幅利

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

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

致之公致還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竟

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

武王有亂十人亂治也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

外幸猶益也以邶殿為外也言吾先有邑更不得益邶殿耳林注若奔亡在外國雖我之一邑亦不可得宰制按林注甚妥疏人皆欲生計重厚而多財用利益心既無厭於是用正德以幅之使有度也馮氏云富从宀幅義媿侮易也按各本皆作亂臣唯穆本無臣字開成石經臣字傍小書陸云亂十八本

或作乱臣十人非
物茂卿云吾邦明
經家皆除臣字不
說蓋文母不可為
臣故臣為衍文
其拱者其崔杼也
拱合兩手也此璧
兩手拱抱之始求
而不得嫌以他尸
代之故傳云云言
猶尚識其形知是
真崔子也馮氏云
此棺當即崔杼之
柩蓋尸窗不可載
故尸棺于市以示
戮而國人皆指曰
之也按乱臣十人
亦見昭廿四年

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
其拱壁崔氏大壁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
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
反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弑莊公又葬不如禮
以章其罪國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
故傳云國人皆知之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
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已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
敬鄭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穆叔曰伯有
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愛我必敬民之主

濟沢恐亦詩語
李蘭意取采蘋詩
也濟在魯故穆叔
稱之女將行嫁就
宗子之家教之以
四德三月教成設
祭於宗子之廟李
蘭服蘭見宣三年
傳朱注豈為一
人句行也句一人
謂王也行也言不
如往楚

時冬十二月寒將
至故云目前飢寒
猶不憂恤何暇為
遠慮其後

也而棄之何以承宗言無以承先鄭人不許必受
其辜濟澤之阿言薄土行潦之蘋藻言賤寘諸
宗室薦宗廟季蘭尸之敬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
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
也昭伯叔仲帶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
也為于偽反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
也通也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遑暇不如姑歸也
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子服子始學者
也言未識遠成伯榮駕鸞音加鸞五河反

誰何也待楚立君徐為之備按昭元年具行器是也

昭三十年傳非公且微過也法微明也

公遂行從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

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

之備宋公遂及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

也宋盟有衷甲之隙不以此廢好故曰禮王人來告喪問

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微過也微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

子怠慢故於此發例○張陵反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八

襄傳別二十

彼列反

泣盟音利又音類

伯車

傳為于偽反

特跳

傳寫直影反

經二十六年背國

佩音

傳不應

應對之應

暴骨

徐扶反

道二國

音導

拂衣

芳弗反

騫裳

起虔反本或作褰音雖同義非也說文云褰袴也今本亦褰

於治

直吏反

而力爭

爭鬪之爭

已侈

音一

尸氏

敬妣

似音

遽伯玉

其居反

瑗

徐于反

今殺

申志反今本弒

誰畜

一音勅六反

遂見

賢遍反

淹恤

於廉反徐於嚴反

孫襄居守

手又反

復攻

扶又反復愬同

領之

本又作領

復愬

悉路反

易生

以政反

大叔

音泰

朝夕

如字

負羈

居宜反

繼

今本綫

牧圉

魚呂反下同

復愬

先輅

音路本亦作路今本亦路

先八邑

如字

見經

賢遍反

人為

于偽反

及雩

音于徐况于反

介弟

音界

如淳同

韋昭音

婁

如淳音樓

易

以政反

別識

彼列反

上其手

時掌反下同

介弟

音界

道

囚

音抽

抽戈

勅留反

印

一刃反

董父

謹音

以為請

如字

更遣使

所吏反

疆戚

居良反注

同

不得與

音預

為衛侯故

于偽反下為臣注為林父為臣同

相齊

息亮反下同

大平

音泰

緇衣

側其祭兮七且違遠于萬宗祧他影見周書賢遍諸隄徐丁兮反沈

堤共姬恭音而婉紆阮反惠膚音牆或作牆今本亦牆伊戾力計反復發扶又反敢近附

之有共音恭本又盟處冒慮反聒而古活反使饋其位反左師令力呈反使

者所吏反下左師訣羊朱反使夏戶雅反先下遐嫁反娶於七住反子牟亡侯反

為申公如字舊為國于偽反杞梓徐上音起不僭于念反不濫力暫反殄

徒典在辭反瘁佳賣反為之于偽反下為則飲於據反饜本亦作厭於

饌仕眷反朝夕如字救療力召反析公星歷反人寘之豉反將遁徒困反易震以豉反

鈞聲音均徐宵潰戶內反桑隧音遂復侵扶又反華夏戶雅反蒐所留反乘繩證反

閱也音悅今秣馬音末蓐食音辱之邢音刑事見賢通反精卒子忽反欲令力呈反

及下復扶又反不復復仕同四萃在辭反娶於本又作娶女實音汝為許于偽反

同昧於音妹貪冒亡報反不禦魚呂反于汜徐扶反廩亡力甚反所治直吏反

介于音界於比必利反經二十七年不與音預晉欽所洽反復扶又反復患扶又反

倚順於綺反傳為賦于偽反相鼠息亮反復攻扶又反欲斂力驗反內我音納

本又作納以沮在呂止使者所吏誰愬悉路公喪浪一音息總衰七雷

反本亦作縷一乘繩證少師詩照欲弭徐武之蠹本又作蠹丁故我

焉於虔反下將焉用之焉為介音戒後折之設反注同俎莊呂使舉

是禮也沈云舉謂黑肱古弘反更相音庚子皙星歷反得復扶又反以藩方元反

楚氛徐扶反斃婢世反一坐才卧反飲大夫於鳩反而重直用反下聞於音問

字事治直吏反無媿九位反之好呼報反草蟲直忠反召南上照反覲音覲

反踰闕音域徐非使所吏反簣音責其樂音洛下注及文至蔓音萬邈音賣

反 迨 戶豆 印段 反 一刃 蟋蟀 反 所律 大康 泰音 其居 據音 好樂 呼報反 瞿瞿 俱

反 受天之祜 戶音 焉往 於虔反 下政 倡賦 昌亮反 已修 字林充 皆數 所主

蔽諸侯 必世及徐甫世反 服虔王 無厭 徐於 娶東 七住 无咎 音無本 亦作無

下其九反 朝陽 如宗一音 盧蒲葵 徐敷 復告 扶反 難 乃且 吾助女

音 圉人 反 魚呂 請為 于偽及下注 孽 堞其 徐養 經 二十八年 以應 應對

為宋 于偽 傳梓慎 子音 玄枵 反 許驕 發泄 本洩 耗名 呼報 時復 扶反 北燕

烏賢 不與 音頂 後賄 呼罪 圃 布五 日其 人實 勞于 力報反 今而傲

五報反 而惰 徒卧 君小國事大國 古本無 將為 于偽 之休 許蚘反 乘

皮 繩證 之難 乃且 日女 汝音 何與 預音 跋涉 白末 敢憚 徒且 之頤 以之 無

應 應對 不幾 居依反 不能復 扶又反 下 裨竈 避支 禍衝 尺容 之分 扶

反 相鄭 息亮反 為壇 徒丹 郊勞 力報 焉用 於虔及下焉用 作壇 宥其

又 其菑 音 怠解 佳音 共其 恭音 好田 呼報 數日 所主 見封 賢通 之難 且

無之字 今本 辯別 彼列反 相取 亦七住反 本 惡識 安也 皆孽 必計反 欲為 于

反 親近 附近 兵杖 直亮 膳 市戰 饋 其位 改寤 五故 救難 乃且反 大

公 泰音 優俳 皮皆 絆之 半音 介慶 界音 擊扉 音非門 椽也 直專 門闔 戶臘 猶

援 爰音 於鼂 字林亡 為君 于偽及下 于嶽 五角 以鑑 古暫 必瘁 在醉反

萃 食慶 嗣音 茅 亡交 鳴 尺之 刺不敬 七賜 喪羣 息浪 故鉏 仕居反 公

故公 鉏 者非 句瀆 豆音 有幅 福音 無黜 勅律 嫚 徐音 比竟 境音 能令 力呈 拱壁 居

反 徐 為宋 于偽 過鄭 古木 黃崖 本又作涯 行潦 老音 之蘋 音 藻 早 寘 諸

之 或 之隙 去逆反 本 廢好 呼報 徵過 本或作

反 或 之隙 去逆反 本 廢好 呼報 徵過 本或作

